

十五世紀中期的青花瓷壯罐

■ 余佩瑾

時間介於明代宣德（1426-1435）和成化（1465-1487）兩朝之間的正統、景泰、天順三朝（1436-1464），因不見書款瓷器傳世，故長期以來為學界視為是明代官窯燒造史上的「黑暗期」、「空白期」或「中斷期」。雖然如此，傳世品中確實也存在一群近似於宣德朝和另一批可與成化官窯對照的無款作品。這個現象過去縱使沒有太多的辨識與討論，但也不能說完全沒有學者意識到這個問題。¹ 只是最近兩年由於景德鎮陶瓷考古研究所先後與北京故宮博物院、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和上海博物館密集合作，推出以空白期為題的瓷器特展，² 而讓此一議題再掀波瀾成為關注的焦點。影響所及，似乎讓大家必須停下腳步，瞭解一下空白期的燒瓷樣貌。基於此，本文以下擬以其中一類青花瓷壯罐為例，除了對照考古出土材料，進一步釐清十五世紀中期的樣式特徵外，也想藉由紋飾的比較、觀察，回應學界已經提出十五世紀中國陶瓷的部分作品具有反映東西交流事跡的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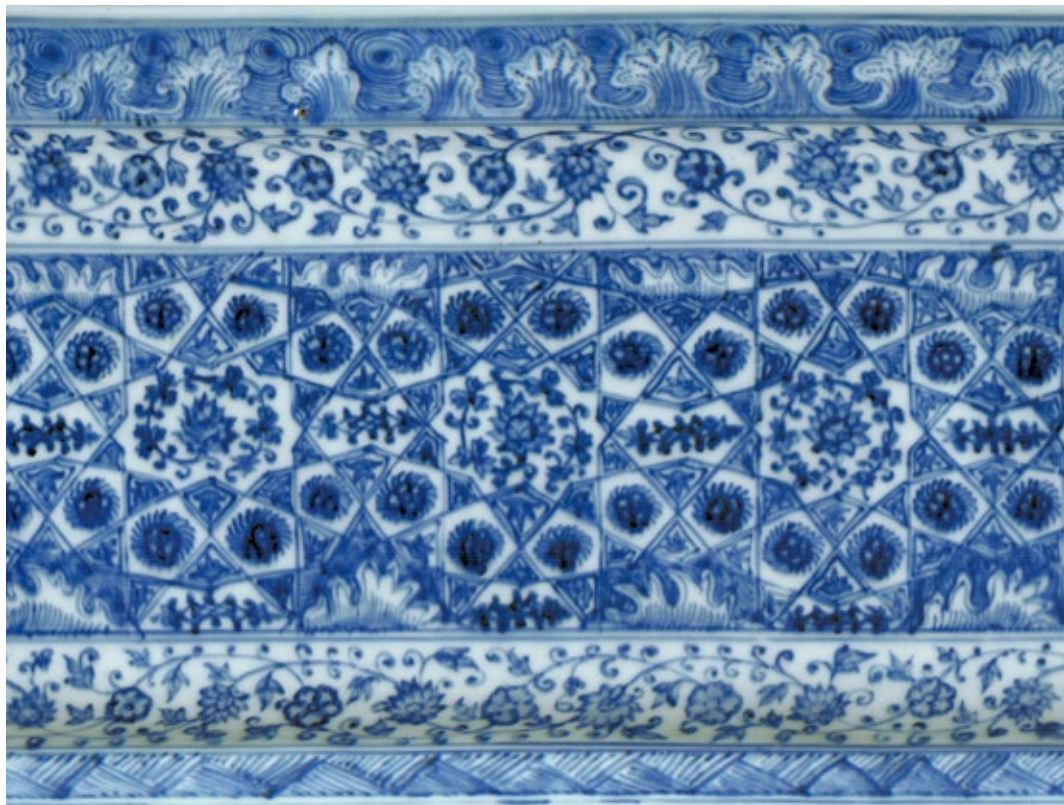




圖1 | 清 乾隆 青花幾何紋壯罐（中瓷5493）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 | 清 乾隆 青花幾何紋壯罐（中瓷5494）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清宮傳世品

壯罐是指器身作圓口、短直頸，直筒深腹帶圈足的一類罐形器，而且傳世品絕大多數均帶器蓋。另外，壯罐始見於十五世紀中期以前，形制來自歐洲馬約利卡陶藥罐（Majolica Albarello）一事，已為學者撰文披露。³ 筆者順應此波空白期從此不再空白的風潮，撰文討論一群同時混搭青花海水波濤、纏枝番蓮和西亞幾何星芒紋飾類型者，文中暫時未將其他釉彩組群同步列入觀察。關於這類青花瓷壯罐的傳世狀況，以國立故宮博物院為例（以下簡稱臺北故宮），經過初步檢索，發現至少有八十一件的藏品（作品清單參見附表）。⁴ 這些作品若以清末紫禁城轉變成為博物館之際的貯存位置來看，其中原屬紫禁城藏品者（即我們習稱的故瓷號組）計二十六件，而中央博物院藏品（即中瓷號

組）有五十五件。其次，就款識而言，紫禁城藏品組均未見款識，而中博藏品組則有兩件帶乾隆款（分別是中瓷 5493 和中瓷 5494，見圖 1、2）。

再以裝飾紋樣作為觀察基準，此類青花瓷壯罐固然大部分帶蓋，但由於部分作品之器與蓋從外觀看去已存在釉色明顯不同的現象，加上《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以下簡稱《活計檔》）也登錄多筆乾隆皇帝降旨為之補配器蓋的記事，如乾隆十年（1745）皇帝交辦督陶官唐英（1682-1756）為一件「青花白地撞罐」補蓋（〈江西〉：三月二十九日條。又《活計檔》記錄時，常並用「壯罐」與「撞罐」），而可確定多數器蓋應補配於乾隆朝。

即使如此，以蓋面紋樣而言，傳世所見亦存在兩種樣式，第一種是紋樣與器身相同

者，即十芒星角內填折枝番蓮和交錯的雙方勝紋組群。然而若細究紋樣的排佈狀況，又可從中再分成兩式，其一為蓋鈕外圈直接接星角圖案組（以中瓷 5494 為例，見圖 3-1），其二是蓋鈕外先畫一圈海水波濤紋，然後再接星角圖案，及至蓋緣又加飾一圈纏枝番蓮花紋（以故瓷 5299 為例，見圖 3-2）。第二種紋樣也是幾何星角圖案，但內填和第一式不同的朵雲和朵花（以故瓷 12063 為例，見圖 4），因此式與出土例證相同（圖 5），⁵ 故值得持續追蹤觀察。

再觀器身紋樣，基本上這八十一件壯罐皆作五層排佈，但口下的海水波濤、肩和足上的纏枝番蓮以及圈足外壁連續重複出現的圖案，也存在兩種不同的式樣。第一式口下的海水波濤紋，是以前仆後繼的潮水與波浪狀浪花來表現，而接續其下排佈的纏枝番蓮紋則在花瓣邊緣均刻意留出白邊，尤以最外層花瓣最明顯。最後是圈足外壁的圖案，此組是以上下間隔出現的半截花瓣紋所構成。依此紋樣檢視院藏品，至少有七十七件可納入此一組群（見圖 1）。相對於此，第二式口



圖 3-1 清 乾隆 青花幾何紋壯罐器蓋（中瓷5494）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3-2 青花幾何紋壯罐器蓋（故瓷5299）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4 青花幾何紋壯罐器蓋（故瓷12063）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5 明 正統~天順 青花錦地紋壯罐器蓋 景德鎮窯址出土取自上海博物館編，《灼爍重現——15世紀中期景德鎮瓷器特集》，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19，頁136。

下海水波濤紋則激盪出有如手掌般的浪頭，且共伴出現圓圈狀的漩渦紋。接續排佈於肩及下緣的纏枝番蓮紋，也變化成由兩種不同的花卉共組完成，同時花卉外緣均描繪深色輪廓線。圈足外壁則由大小不等的線條組成

三角形之後，再以正反方向間隔排列。同樣依照紋樣的相似性檢視院藏品，則僅有四件作品可入列至此一組群（分別為中瓷 5494、故瓷 5299、故瓷 6806、故瓷 12063，見圖 2、圖 6～8）。有趣的是，兩件帶乾隆款的作例



圖 6 青花幾何紋壯罐（故瓷5299）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7 明 青花幾何紋壯罐（故瓷 6806）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8 明 青花幾何紋壯罐（故瓷 12063）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9 明 永樂 青花纏枝花卉紋壯罐
北京藝術博物館藏 作者攝



圖 10 明 青花鏤地紋壯罐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取自耿寶昌主編，《故宮博物院藏明初青花瓷上冊》，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2，頁53。



圖 11 明 青花瓷壯罐 科威特國立博物館藏 取自Watson, Oliver. *Ceramics from Islamic Lands*.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2004, 487.



圖 12 明 永樂 青花花卉扁壺（故瓷11643）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又可依照紋樣的區別，分列至兩個不同的組群。特別因壯罐始燒於乾隆朝之前，故令人好奇乾隆官窯仿燒之際所參考的原型問題。

壯罐樣式

關於明朝壯罐的樣式，筆者目前掌握的文獻資料可以道光十九年（1839）《漱芳齋現設陳設檔》中登錄的「宣窯青花白地磁有蓋撞罐一件（紫檀木座）」為例。⁶實物部分則存在兩個樣式。第一式以北京藝術博物館藏明永樂青花纏枝花卉紋壯罐為例（圖9），第二式則以《故宮博物院藏明初青花瓷》和 *Ceramics from Islamic Lands* 兩書發佈的兩件看起來可歸為一類的作品為例。（圖10、11）但這兩例的定年略有不同，北京故宮博物院（以下簡稱北京故宮）視其藏品為永樂朝，而科威特國立博物館（Kuwait National Museum）則將該館藏品看成是十五世紀初期



圖 13 明 正統~天順 青花錦地紋壯罐 景德鎮窯址出土 取自上海博物館編，《灼燦重現——15世紀中期景德鎮瓷器特集》，頁137。

的產物。⁷

若以樣式風格重新檢視這兩式三件作品，發現第一式器表裝飾的長條形葉紋因與本院藏青花花卉扁壺相同（圖12），在典型的永樂朝扁壺佐證下，該一樣式毫無疑問可視為是永樂朝作例。至於第二式的兩件作品，北京故宮藏品帶蓋，而科威特藏品不帶蓋。不過兩件作品器身形制與器表紋樣均與近來公佈的景德鎮出土例雷同。（圖13）特別因該一出土例被視為是明正統至天順朝（1436-1464）產物，⁸除具有釐清過去較不為人知的空白期瓷器樣式外，同樣也得以通過該一材料重新考慮傳世壯罐的出產時間。或因如此，北京故宮即在上海博物館新出版的《灼燦重現——15世紀中期景德鎮瓷器特集》圖錄中修正原來的定年，不再視其藏品為永樂朝，而是順應此波出土新資訊，直接將之調整成空白期。⁹

反觀本院藏品，第二式紋樣組中的四件

作品，其器身紋樣乍看下均與出土例雷同。不過其中一件因已存在乾隆朝款識，故可率先將之排除在明朝產品之外，並且視之為是以明品為本進行仿燒的例證。其餘三件作品中，一件器蓋紋飾明顯與出土品不同（故瓷 5299）者，其蓋、身密合時因顯現出白釉存在色差以及蓋沿大過身口的狀況，故能說明該器蓋係屬後配的可能性。（圖 14）剩下的兩件作例（故瓷 6806 和故瓷 12063），無論器與蓋的紋樣及蓋、身密合狀況均與出土品較為相似。（圖 15、16）在此之下，是否即能將後面兩件作品視為是十五世紀中期的作例，抑或三件均燒製於同一時期呢？

為慎重起見，以下再針對四件作品的內底與圈足進行比較。首先以帶乾隆款作品為例（中瓷 5494），該件作品內底近外圈足處出現內縮向下的凹面，且因落差明顯故在器身底緣形成臺階狀的痕跡。（圖 17）由於此

狀況也出現在第一式紋樣組中的乾隆款（圖 18：中瓷 5493）作例和另一件無款作品（圖 19：故瓷 5300），而間接說明器內底部與器身接合處格外明顯的現象或是乾隆朝仿品的特徵。相對於此，蓋、身紋飾均和出土標本近似的兩件壯罐（故瓷 6806、故瓷 12063），雖然內底近外圈足處也存在接痕，但相較於清仿品，其銜接處則顯得合緩而無明顯下陷的凹面，且器內釉面均有突起的微粒漬點（圖 20、21），和器內一律處理得乾淨無瑕的清仿品有所不同。至於罐身紋樣和出土例相同，但蓋面圖案不同的作例（故瓷 5299），內底既不存在清仿品的凹陷面，但接痕又較前述和出土例近似的兩件作品來得明顯。（圖 22）因此，整合第二式紋樣四件作品的內底狀況，筆者以為應可將之區分成三式。即中瓷 5494 可視為一式，而故瓷 6806 和故瓷 12063 同屬一式，另一件故瓷 5299 則為第三式。



圖 14 青花幾何紋壯罐（故瓷 5299）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15 明 青花幾何紋壯罐（故瓷 6806）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16 明 青花幾何紋壯罐（故瓷 12063）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承上討論，為充分釐清四件作品存在三個不同內底樣式的差異，以下再以圈足作為觀察點。經丈量後發現第一式帶款作例（中瓷 5494）的足牆外高約 1.85 公分，內高約 0.95 公分，足壁厚度約 0.8 公分。第二式之第

一件作品（故瓷 6806）足牆外高約 1.8 公分，內高約 1.25 公分，足壁厚度約 0.4 公分。第二式之第二件作品（故瓷 12063）足牆外高約 1.7 公分，內高約 1.25 公分，足壁厚度約 0.5 公分。第三式作品（故瓷 5299）的足牆外高



圖 17 清 乾隆 青花幾何紋壯罐內底（中瓷5494）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18 清 乾隆 青花幾何紋壯罐內底（中瓷5493）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19 清 青花幾何紋壯罐內底（故瓷5300）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20 明 青花幾何紋壯罐內底（故瓷6806）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21 明 青花幾何紋壯罐內底（故瓷12063）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22 青花幾何紋壯罐內底（故瓷5299）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23-1 清 乾隆 青花幾何紋壯罐圈足（中瓷5494）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23-2 清 乾隆 青花幾何紋壯罐圈足（中瓷5493）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24 明 青花幾何紋壯罐圈足（故瓷6806）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25 青花幾何紋壯罐圈足（故瓷5299）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26 明 正統~天順 青花錦地紋壯罐內底 景德鎮窯址出土 景德鎮市陶瓷考古研究所提供



圖 27 明 正統~天順 青花錦地紋壯罐圈足 景德鎮窯址出土 景德鎮市陶瓷考古研究所提供



圖28 明 宣德 青花波濤蕉葉紋渣斗（故瓷16865）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30 明 宣德 青花波濤纏枝蓮蓮子碗（故瓷4767）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9 明 永樂 青花花卉扁壺（故瓷11643）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約 1.9 公分，內高約 0.95 公分，足壁厚度約 0.8 公分。

由此可知，四件作品的圈足高度均介於 1.7 至 1.9 公分之間，從外觀看去其實無太大差異，但是細究足牆厚度，能再從中分出 0.4 至 0.8 公分之間的厚薄狀況，加上底足交接面亦有垂直和微現弧面的不同，故可再從細節中觀察出：第一式清仿品足壁厚度介於 0.8 至 0.85 公分之間（此次採樣例，分別為故瓷 5300、中瓷 5493 和中瓷 5494），足底接面略現弧形。（圖 23）第二式兩件作例足壁厚度介於 0.4 至 0.5 公分之間，底足以較清仿品垂直的角度交接，而使得該作品組的圈足顯

現出較薄且直的特色。（圖 24）第三式圈足厚度和高度的比例趨近於第一式清仿品，但底足銜接較垂直的成形法又近於第二式（圖 25），且因該品器身具有壁薄可透光的特色明顯和清仿品有所不同，而讓筆者暫時將之置於十五世紀脈絡下理解。但這個推想，仍待未來更多材料方能證實。倒是第二式的兩件作品，因圈足成形法和內底狀況均與出土品雷同（圖 26、27），¹⁰ 故可對應考古例，將其燒造下限視為是正統至天順朝。

紋樣特徵

接下來即以兩件十五世紀中期青花瓷壯



圖 31 明 宣德 纏枝番蓮紋碗（故瓷4811）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32 明 永樂 青花花卉扁壺（故瓷11643） 側面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33 明 宣德 青花描紅轉枝花卉紋高足杯（故瓷13239）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罐為例，看看裝飾紋樣蘊含的時代風格。依器表排佈順序，首先是口下的海水波濤紋。此一紋樣主題可謂是永樂（1403-1424）、宣德（1426-1435）兩朝官窯瓷器上經常採用的圖案。以臺北故宮藏品為例，永宣兩朝作品多半將海水波濤紋描繪成前仆後繼的浪潮與挾帶其中的波浪狀水花（圖 28），其樣貌與此處所見兩件十五世紀中期壯罐係由手掌狀浪頭和圓圈形漩渦紋共組完成的式樣有所差異。雖然如此，仔細檢視傳世品，還是能夠從少數的例證，如永樂青花花卉扁壺中心鼓起之圓面和宣德青花波濤纏枝蓮子碗內底心的海水波濤紋中（圖 29、30），看到水花

激起的浪頭，以及其內的線條有從線到以點成形的變化，以至於可將十五世紀中期手掌狀浪頭內以連續不輟的點構成的線描，納入永宣兩朝以來的紋飾變遷中理解，將之看成是後來轉變的樣貌。

同樣地，環繞兩件壯罐器身之纏枝圖案主要由兩種花卉組成，其中之一的蓮花畫法，不僅可以對比至宣德朝纏枝番蓮紋碗的番蓮花樣式（圖 31），同時兩件壯罐所見部分經簡化成重複彎弧線的纏枝枝葉，也可以從院藏永樂青花花卉扁壺器身側面和宣德青花描紅轉枝花卉紋高足杯找到借鑑來源處。（圖 32、33）

至於器身極具特色的十角星芒幾何紋樣，雖然內填圖案常見於其他中國陶瓷作例。但此一由三角、四角、五角、八角和十角等多邊形組成的連綿不絕幾何紋飾，若對照西亞伊斯蘭風格紋樣，而得知其實是來自於異文化的啟發。循此角度，同樣也能於北京故宮博物院的永樂青花雙繫扁壺（圖 34）看到六角星芒紋，而山東煙台市博物館的永樂青花錦地花卉紋扁壺（圖 35）和上海博物館的宣德青花花卉紋臥壺（圖 36）等兩件作品器表的紋樣其實已與十五世紀中期的青花瓷壯罐非常接近，故可將之看成是十五世紀中期以前的先期樣式。

尤其對比西亞十四、十五世紀《可蘭經》扉頁圖樣（圖 37）、清真寺穹隆屋頂，乃至於門版和拼接磁磚等，¹¹ 均可見類似的幾何星芒或內置朵花圖案者，¹² 進而回應 John Pope 或 John Carswell 等人以為無論從器型或裝飾紋樣均可見識到東西文化交流的現象，¹³ 進一步瞭解十五世紀中期的青花瓷壯罐借用伊斯

蘭圖案的可能性。另外，因應這股幾何星芒風潮的影響，或許也可回頭思考宣德朝產製的一類折方瓶器（圖 38），在折方多面體可以拆解成兩個八邊形、四個六邊形和八個三角形之下，也將之看成同一幾何思維脈絡下的產物。儘管促成中國與西亞交流的管道，除了商貿往來之外，仍存在許多尚待釐清的部分，但考古所見埃及福斯塔特（Fustat）出土的陶片裝飾著可對比至十四、十五世紀中國青花瓷的圖案（該類陶片為 Frit body：係指一種混合石英、黏土的胎土），¹⁴ 以及法國巴黎羅浮宮 Islamic gallery 也展出一件裝飾藝術博物館（Musée des Arts Décoratifs, Paris）收藏的十五世紀陶藥罐，其於器頸、肩下和筒形腹身下緣所出現模仿中國風格的纏枝花卉和卷草紋（圖 39），又從西方的面向回應壯罐背後蘊含的中國與西亞交流與交融的情節。

小結

綜上討論，故瓷 6806 和故瓷 12063 兩件



圖 34 明 永樂 青花雙繫扁壺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取自國家文物局主編，《中國文物精華大辭典：陶瓷卷》，上海市：上海辭書出版社，1995，頁369，圖版677。



圖 35 明 永樂 青花錦地花卉紋扁壺 山東市煙台博物館藏 取自國家文物局主編，《中國文物精華大辭典：陶瓷卷》，頁368，圖版674。

作品當是目前可以確定產燒下限為十五世紀中期的青花瓷壯罐，雖然兩件作品的青花呈色存在一深一淺的差別，但內底及圈足的成型技法卻頗為相似。回溯這兩件作品於清室善後委員會稽查時的收貯地點，也可發現故瓷 6806 其實是和其他青銅器物件等共組一組南庫的多寶格，而另一件故瓷 12063 則為養

心殿中的陳設品。¹⁵ 比較有趣的是，透過典藏號追查貯存宮殿時又發現「露」字二二五號下共登錄四十件命名為「白地藍花小罐」的作品。¹⁶ 其中二十件即為臺北故宮所藏可歸類為本文第一式紋樣組的青花幾何紋壯罐。至於另外的二十件，推測或應仍藏於北京故宮。類似於此，一筆帳號登錄有四十件壯罐的情



圖 36 | 明 宣德 青花花卉紋臥壺 上海博物館藏 作者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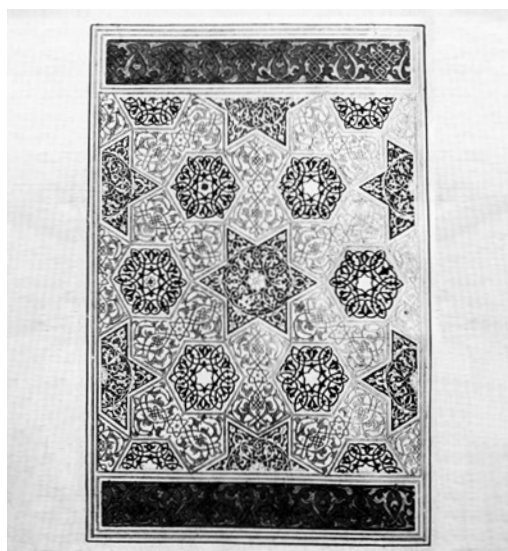


圖 37 | 1313 《可蘭經》扉頁 (frontpiece of Ilkhanid Quran) 取自Eva Baer, *Islamic Ornament*, 83.



圖 38 | 明 宣德 青花牽牛花折方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39 | 15世紀 陶藥罐 巴黎裝飾藝術博物館藏 作者攝

況，除了可以從多數看似清仿品中，回應乾隆十七年（1752）皇帝一次降旨燒造五十件壯罐的記事外，在無形中也透露出壯罐可能的用途。

亦即通過「露」字，而得知該批壯罐原藏於敬事房。敬事房又名宮殿監辦事處，主掌宮內太監及各種應行禮儀事務，藉由《敬事房賞人用如意實存》和《敬事房賞入宴等物實存》之類的陳設檔，而可想像此一機構收貯用來應付各種不同賞賜或調撥需求等

的物件。值得注意的是，敬事房也設置瓷器庫。¹⁷如光緒十五年（1889）《敬事房瓷器實存》中即曾列出「青花白地瓷撞罐一件」，同樣地，同年的《敬事房賞用瓷器實存》陳設檔也記錄光緒皇帝連續於十四年（1888）和十五年從中取器賞賜給前來謁見的王公大臣，¹⁸而間接反映出「露」字下的四十件青花瓷壯罐或也是備用的禮品、用品之一。

作者任職於本院器物處

註釋

1. 如 Soame Jenyns, "A Visit to Pei-kou, Taiwan, to see early Ming Porcelain from the Palace Collections," *Transactions of the Oriental Ceramics Society*, 31 (1959), 39-59; Adrian M. Joseph, "Some Unnamed Blue and White Porcelain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Connoisseur* 189 (1975), 192-197. 及中國硅酸鹽學會主編，《中國陶瓷史》（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頁 373-374；王志敏，〈明初景德鎮窯「空白點」瓷〉，《中國陶瓷》，1982年3期，頁 53-58；4期，頁 57-63；5期，頁 67-69；何翠楣（Chui-mei Ho）、Malcolm N. Smith，〈十五世紀亞洲陶瓷業和外銷中的「黑暗期」與跨國貿易商的興起〉，《美術史研究集刊》，7期（1999.9），頁 1-28；謝明良，〈十五世紀的中國陶瓷極其有關問題〉，《故宮學術季刊》，17卷2期（1999冬），頁 123-146；金恩慶也曾將其碩士論文〈15世紀中國景德鎮青花瓷研究——兼談15世紀朝鮮官窯相關問題〉（國立臺北藝術大學，2010）改寫成〈介紹幾件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十五世紀中期瓷器〉一文，發表於《故宮文物月刊》，336期（2011.3），頁 48-57。
2. 北京故宮博物院於2018年5月18日至6月17日推出「明代正統、景泰、天順御窯瓷器展」，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於2018年9月1日至2018年12月16日舉辦「填充補白Ⅱ——考古新發現明正統、景泰、天順御窯瓷器」，上海博物館於2019年5月28日至2019年9月1日舉辦「灼燦重現——十五世紀中期景德鎮瓷器大展」。
3. 最新研究成果，可參考謝明良，〈壯罐的故事〉，《美術史研究集刊》，46期（2019.3），頁 1-49。
4. 筆者之前經辦「品牌的故事——乾隆皇帝的文物收藏與包裝藝術」展覽時以為有七十四件，而今重新調查，則發現其實有八十一件。
5. 出土品圖版見王冠宇、江建新主編，《填充補白Ⅱ·考古新發現——明正統、景泰、天順御窯瓷器》（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2019），頁 266-267；以及上海博物館編，《灼燦重現——15世紀中期景德鎮瓷器特集》（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19），頁 136-137。
6. 故宮博物院編，《故宮博物院藏清宮陳設檔案》（北京：中國書報出版社，2012），冊 16，頁 210。
7.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品見耿寶昌主編，《故宮博物院藏明初青花瓷》上冊（北京：新華書店，2002），頁 52-53；科威特國立博物館藏品見 Oliver Watson, *Ceramics From Islamic Lands* (London: Thames & Hudson, 2004), 487; 該藏品亦曾前往韓國展出，見 *Art from the Islamic Civilization: From the Al-Sabah Collection, Kuwait* (Seoul: National Museum of Korea, 2013), 189。
8. 該件標本曾在中文大學文物館「填充補白Ⅱ·考古新發現——明正統、景泰、天順御窯瓷器」展出，目前則在上海博物館「灼燦重現——15世紀中期景德鎮瓷器大展」中展出。發表狀況如註 4。
9. 見上海博物館編，《灼燦重現——15世紀中期景德鎮瓷器特集》，頁 50-51。
10. 特別感謝景德鎮陶瓷考古研究所江建新所長提供圖版。
11. Musée du Louvre Ed., *Les arts de l'Islam au musée du Louvre*, (Paris: Hazan: Musée du Louvre, 2012), 222 and 237.
12. 可蘭經扉頁見 David J. Roxburgh, *The Persian Album 1400-1600 from Dispersal to Collection*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5), 53. 及 Eva Baer, *Islamic Ornament* (Edinburg: Edinburg University Press), 1988, 66 and 83. 清真寺穹頂樣貌見 *Islamic Ornament*, 101.
13. John Carswell, *Blue and White: Chinese Porcelain and Its Impact on the Western Worl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David and Alfred Smart Gallery, 1985).
14. Oliver Watson, *Ceramics From Islamic Lands* (London: Thames & Hudson), 422-23.
15. 清室善後委員會編，《故宮物品點查報告》（北京：線裝書局，2004復刻），冊 6，頁 6-82。
16. 清室善後委員會編，《故宮物品點查報告》，冊 5，頁 5-157。
17. 鐵源等，《清代官窯瓷器史》（北京：中國書報出版社，2012），冊 4，頁 870-871。
18. 故宮博物院編，《故宮博物院藏清宮陳設檔案》，冊 10，頁 420-421。

附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青花瓷壯罐（下表物件名稱皆使用舊品名）

作者整理

序號	典藏號 / 文物統一編號	原品名	紋飾組別
1	金-281-2-1 / 故瓷 005298	白地藍花瓷罐	I
2	金-281-2-3 / 故瓷 005300	白地藍花瓷罐	I
3	金-281-2-4 / 故瓷 005301	白地藍花瓷罐	I
4	露-225-7-1 / 故瓷 002319	白地藍花小罐	I
5	露-225-7-2 / 故瓷 002320	白地藍花小罐	I
6	露-225-7-3 / 故瓷 002321	白地藍花小罐	I
7	露-225-7-4 / 故瓷 002322	白地藍花小罐	I
8	露-225-7-5 / 故瓷 002323	白地藍花小罐	I
9	露-225-7-6 / 故瓷 002300	白地藍花小罐	I
10	露-225-7-7 / 故瓷 002301	白地藍花小罐	I
11	露-225-7-8 / 故瓷 002302	白地藍花小罐	I
12	露-225-7-9 / 故瓷 002303	白地藍花小罐	I
13	露-225-7-10 / 故瓷 002304	白地藍花小罐	I
14	露-225-7-11 / 故瓷 008072	白地藍花小罐	I
15	露-225-7-12 / 故瓷 008073	白地藍花小罐	I
16	露-225-7-13 / 故瓷 008074	白地藍花小罐	I
17	露-225-7-14 / 故瓷 008075	白地藍花小罐	I
18	露-225-7-15 / 故瓷 008076	白地藍花小罐	I
19	露-225-7-16 / 故瓷 001828	白地藍花小罐	I
20	露-225-7-17 / 故瓷 001829	白地藍花小罐	I
21	露-225-7-18 / 故瓷 001830	白地藍花小罐	I
22	露-225-7-19 / 故瓷 001831	白地藍花小罐	I
23	露-225-7-20 / 故瓷 001832	白地藍花小罐	I
24	瓷字 635/T-4290 / 中瓷 002327	嘉鑪栗錦蓋罐	I
25	瓷字 635/T-4291 / 中瓷 002328	嘉鑪栗錦蓋罐	I
26	瓷字 635/T-4292 / 中瓷 002329	嘉鑪栗錦蓋罐	I
27	瓷字 635/T-4293 / 中瓷 002330	嘉鑪栗錦蓋罐	I
28	瓷字 635/T-4294 / 中瓷 002331	嘉鑪栗錦蓋罐	I
29	瓷字 635/T-4295 / 中瓷 002332	嘉鑪栗錦蓋罐	I
30	瓷字 635/T-4296 / 中瓷 002333	嘉鑪栗錦蓋罐	I
31	瓷字 635/T-4297 / 中瓷 002334	嘉鑪栗錦蓋罐	I
32	瓷字 631/T-4483 / 中瓷 002878	嘉鑪栗錦蓋罐	I
33	瓷字 631/T-4484 / 中瓷 002879	嘉鑪栗錦蓋罐	I
34	瓷字 631/T-4485 / 中瓷 002880	嘉鑪栗錦蓋罐	I
35	瓷字 631/T-4486 / 中瓷 002881	嘉鑪栗錦蓋罐	I
36	瓷字 631/T-4487 / 中瓷 002882	嘉鑪栗錦蓋罐	I
37	瓷字 631/T-4488 / 中瓷 002883	嘉鑪栗錦蓋罐	I
38	瓷字 631/T-4489 / 中瓷 002884	嘉鑪栗錦蓋罐	I
39	瓷字 631/T-4490 / 中瓷 002885	嘉鑪栗錦蓋罐	I
40	瓷字 646/T-4358 / 中瓷 003528	嘉鑪栗錦蓋罐	I
41	瓷字 646/T-4359 / 中瓷 003529	嘉鑪栗錦蓋罐	I

序號	典藏號 / 文物統一編號	原品名	紋飾組別
42	瓷字 646/T-4360 / 中瓷 003530	嘉鑪栗錦蓋罐	I
43	瓷字 646/T-4361 / 中瓷 003531	嘉鑪栗錦蓋罐	I
44	瓷字 646/T-4362 / 中瓷 003532	嘉鑪栗錦蓋罐	I
45	瓷字 646/T-4363 / 中瓷 003533	嘉鑪栗錦蓋罐	I
46	瓷字 646/T-4364 / 中瓷 003534	嘉鑪栗錦蓋罐	I
47	瓷字 646/T-4365 / 中瓷 003535	嘉鑪栗錦蓋罐	I
48	瓷字 646/T-4366 / 中瓷 003536	嘉鑪栗錦蓋罐	I
49	瓷字 646/T-4367 / 中瓷 003537	嘉鑪栗錦蓋罐	I
50	瓷字 636/T-4720 / 中瓷 004447	嘉鑪栗錦蓋罐	I
51	瓷字 636/T-4721 / 中瓷 004448	嘉鑪栗錦蓋罐	I
52	瓷字 636/T-4722 / 中瓷 004449	嘉鑪栗錦蓋罐	I
53	瓷字 636/T-4723 / 中瓷 004450	嘉鑪栗錦蓋罐	I
54	瓷字 636/T-4724 / 中瓷 004451	嘉鑪栗錦蓋罐	I
55	瓷字 636/T-4725 / 中瓷 004452	嘉鑪栗錦蓋罐	I
56	瓷字 636/T-4726 / 中瓷 004453	嘉鑪栗錦蓋罐	I
57	瓷字 636/T-4727 / 中瓷 004454	嘉鑪栗錦蓋罐	I
58	瓷字 630/T-4003 / 中瓷 004506	嘉鑪栗錦蓋罐	I
59	瓷字 630/T-4004 / 中瓷 004507	嘉鑪栗錦蓋罐	I
60	瓷字 630/T-4005 / 中瓷 004508	嘉鑪栗錦蓋罐	I
61	瓷字 630/T-4006 / 中瓷 004509	嘉鑪栗錦蓋罐	I
62	瓷字 630/T-4007 / 中瓷 004510	嘉鑪栗錦蓋罐	I
63	瓷字 630/T-4008 / 中瓷 004511	嘉鑪栗錦蓋罐	I
64	瓷字 630/T-4009 / 中瓷 004512	嘉鑪栗錦蓋罐	I
65	瓷字 630/T-4010 / 中瓷 004513	嘉鑪栗錦蓋罐	I
66	瓷字 637/T-2705 / 中瓷 004520	嘉鑪栗錦蓋罐	I
67	瓷字 637/T-2706 / 中瓷 004521	嘉鑪栗錦蓋罐	I
68	瓷字 637/T-2707 / 中瓷 004522	嘉鑪栗錦蓋罐	I
69	瓷字 637/T-2708 / 中瓷 004523	嘉鑪栗錦蓋罐	I
70	瓷字 637/T-2709 / 中瓷 004524	嘉鑪栗錦蓋罐	I
71	瓷字 637/T-2710 / 中瓷 004525	嘉鑪栗錦蓋罐	I
72	瓷字 637/T-2711 / 中瓷 004526	嘉鑪栗錦蓋罐	I
73	瓷字 637/T-2712 / 中瓷 004527	嘉鑪栗錦蓋罐	I
74	T-3535 / 中瓷 005491	嘉鑪栗錦蓋罐	I
75	T-3536 / 中瓷 005492	嘉鑪栗錦蓋罐	I
76	T-3537 / 中瓷 005493	嘉鑪栗錦蓋罐	I
77	T-3539 / 中瓷 005495	嘉鑪栗錦蓋罐	I
78	金 -281-2-2 / 故瓷 005299	白地藍花瓷罐	II
79	崑 -224-1 / 故瓷 006806	白地青花瓷蓋罐	II
80	呂 -641-73 / 故瓷 012063	白地藍花撞罐	II
81	T-3538 / 中瓷 005494	嘉鑪栗錦蓋罐	II



適於心

明代永樂皇帝的瓷器

Pleasingly Pure
and Lustrous

Porcelains from the Yongle Reign (1403-1424)
of the Ming Dynasty



2017 5.18~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11143臺北市士林區至善路二段221號
No. 221, Section 2, Zhishan Road, Shilin District,
Taipei City 11143, Taiwan (R.O.C.) | <http://www.npm.gov.tw>
Tel: +886-2-6610-3600 | Fax: +886-2-2882-1440

陳列室 Gallery 203

